



门开处是指尖的轻触

□孔祥秋

回老院子，我最喜欢开院门的那种感觉，两扇木门打开，门轴在门枕石窝里转动的轻响，仿佛是谁的低语，像是在打招呼，又像是在嗔怪：多久没有回来啦？

开锁、推门，那一刻就有了身为一家之主的感觉。我在城市里开门关门，总有过客般的隔膜。

门缓缓地开，阳光缓缓地涌进院子，当照亮贴着“福”字的影壁墙时，仿佛哗地一个浪头翻卷回来，将我彻底打湿，给我一个痛痛快快的清亮。

有人形容门轴的声响是一声叹息，那一定是形容别人家院落的门或者是荒山古寺的门，因为那是陌生的推敲，是一种有疏离感的推敲。一推惹尘埃，一敲有惊扰。贾岛的推敲再推敲，其实是在斟酌和院子关系的亲疏。寺院的静是刻意的，香火的缭绕、木鱼的轻响，都是让人放下，是由外向内的洗涤。老院子的静，是让人归心，归于梁上燕，归于门前花，归于灶火和炊烟，是由内向外的荡漾，一切的融入，是融入一切，靠了门就可以成为门，倚了窗就可以成为窗。

回自家的老院子，是不必斟酌的，就算远离了多少年，都不会被责怪，哪怕你是锦衣去、布衣回，门也会深情依旧地开。

院门一响，我会想起奶奶。记得那时我放学推门，奶奶总会慢慢地问：“谁啊？是不是俺三儿回来了？”我答：“嗯！奶奶，是我。”奶奶双目失明，但她总能在门响里感知是谁进了门。父亲的沉稳，母亲的轻柔，哥哥的生猛，姐姐的文静。我开门，慢悠悠。邻家的三奶奶和我母亲唠起我来，总说：“看你家三儿，这么大了，还安稳得像个小闺女。”

开老院的门，我总是用指尖来推。这是手

最敏感的部位，可以在门板粗粗细细的纹理和颤动里，享受回家的温馨。我从不用手掌推门。掌心掌背这一反一正的两个面，都是最没有情感的地方。

指尖，是用心，是入心，是有心。

开了水管，浇葱、浇茄子、浇豆角，那清脆的流水声滋润着我，我和那些蔬菜一起舒展着枝叶，甚至感觉自己成了那棵黄瓜，伸着长长的触须，向那竹子架上攀爬着、攀爬着。

流水声，多么久违的声音。记得前几天，和一位朋友在田野里拍照，他忽然说：“这流水声真好听。”我当时很执拗地怀疑他是听错了，顺了他指尖的指引，水坝上果然有一个小小的开口。“哗啦、哗啦……”清清的流水正打着旋，淌进稻田了。

这些年，那么多物是人非，流水声还在，多么幸运的事。

城市，是火的凝固；乡村，是水的源头。每一个院子就是一处泉眼，生五谷，生草木，生二十四节气。想一想，城市多么傲慢，但也不得不要乡村来救场，公园草地的草，街巷行道树的树。最重要的是，那七扭八拐的管道，那形形色色的开关，设置了种种规矩，水受尽委屈，却依然以最善良的方式善待世人。

最善良的水，来自乡间。其实，那里是每个人的前世，城市是许多人寄居的今生，这里有沉沉大大的壳。

城市的生活是急急的行走。在路上的人，或厚或薄都是有铠甲的，哪怕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。进了老院门，你就可以只剩下贴身的衣衫，身心一下子就软塌塌了，就算是经历了大悲大难、大痛大病，老院门一开，就是凯旋。这是无骨的马放南山，这是无伤的解甲归田。

我坐在一把老椅子上，手中芭蕉扇慢慢地

摇着。小时候，奶奶也是这样摇着蒲扇的，她时不时地朝我念叨：“豆角该摘了，明天给你三奶奶家送一把去。丝瓜挂满了，抽空摘一些给你大爷爷。”奶奶的唠叨，像天上的银河，闪着一颗一颗的星星。

想着想着，我笑了，拍一张眼前蔬菜的图片，发一个朋友圈：那么多的黄瓜，等你来摘。

尾随一缕风去乡间看一看吧，一个男人，尤其是生于农村的男人，是应该有一处老院子的。一个有老院子的男人，会成熟很多。至少一个有沧桑感的男人，看起来不会让人那么讨厌。

我希望自己有点沧桑感。

有老院子的男人，流水潺潺，大都有女子在水一方，少年是那青梅竹马，耄耋有那相敬如宾，守望八十岁的相互絮叨，甚至相约一百岁的四目相望，点点波光。波是大门口吹进来的风，光是院子里蔬菜棵上的露。风停了，露也“啪嗒”一声滴落的时候，或许这院子就真正正老成下一代人的院子了。

娘的院子，爹的院子，都老成了我的院子。当我的院子，也老成孩子们的院子时，他们能否还用指尖轻轻推开这门，听那浇蔬菜的流水声？



餐桌上的那些旧时光

□丁蕾

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。视频里，孙媳妇和孙子都在大口大口地吃饭，生怕自己吃得慢了要去洗碗。101岁的老奶奶瞅瞅这个、看看那个，也不着急吃饭。只见她等饭晾得温了，颤巍巍地起了身，把碗里的饭往手掌上一倒扣，空了碗，离了桌，剩下还在大口扒饭的孙子在那发呆。

姜还是老的辣，老奶奶不想被餐桌规则裹挟，其应对举动出人意料，令人捧腹。餐桌不是比赛的场所，估计老奶奶就着手掌里的饭，不知在哪细嚼慢咽呢。吃得慢，有利于脾胃消化。但年轻人偷懒图快，忘了常理，连餐桌时光都不放过。

这段视频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。那时吃饭不像现在围坐一桌，孩子们总爱端着碗跑到院子里，父母也由着我们。有一次，我心生疑惑，弟弟一碗饭怎就吃得那么快？我偷偷地跟了出去，发现弟弟把饭都倒给狗吃了。有零食吃的弟弟并没想着珍惜粮食，贪多求快的结果，不过是为了得到父母一声“真会吃饭”的表扬。被我揭了短的弟弟再也不能离开餐桌，从此

吃饭老实多了。

看着视频里的老奶奶，再想起弟弟，倒又觉得老人和小孩一样，往往都不按常理出牌，才让人觉得好笑可爱，也让人记忆犹新。

待到我开始读书，餐桌上的时光就不平静了。父亲整天忙于工作，似乎只有在餐桌上，他才有了闲时光，也有了教育我们姐弟的时间。父亲坐在那里，我们觉得仿佛阴云笼罩，提心吊胆，不知何时雷霆乍现。若是表现不好，就像雷公催落了骤雨，眼泪扑簌簌落下，饭菜是啥滋味全然忘却了。这种情形一直到我外出求学，终于结束了。学期结束返家时，再坐在餐桌上，好像遇着了晴朗的天。

也许是我的离家，也许是我的长大，也许父爱因了离别，有了新的变化。总之，父亲不再是让我害怕的雷公，变得温和了，母亲脸上也跟着有了许多笑容。餐桌上的时光就成了我跟父母交流的愉悦时刻。吃完饭，桌上还杯盘狼藉，但是一家人有说有笑，父母竖起耳朵听我讲外面遇到的新鲜事，有时为我皱眉，有时为我含笑。有一次我用手指、用眼神比划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鱼，把他们逗得大笑不止。父母喜欢陪我聊天，我也喜欢看他们仿佛年轻了的样子。记忆深处的时光似乎慢了下来，变成了一幅帧特写镜头。

当我也做了母亲，才知道，我对孩子的期待跟自己的父亲没什么两样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。记得孩子高三时，我见到他的时间也只有餐桌上。我不想孩子整天埋头于题海，希望给他一点阅读的养料。于是心生一计，那就是吃饭时，我总是草草填饱肚子，然后腾出时间，诵读自己看书时摘抄下来的段落或金句，给吃饭的孩子听。孩子一边吃饭，一边听我的诵读。有一次他因为喜欢某个句子，希望我能把原文给他看。就这样，我通过这种方式，在餐桌上，喂给孩子精神食粮，给他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餐桌上的东西，无论是饭菜、情绪还是话语，都需要慢慢消化，才会成为我们的物质的或是精神的食粮。

无事看白云

□季川

在三伏天，只要你不怕晒
一出门，你就看见它们
是的，它们貌似很高远
又貌似很接近

有时，它们特别喜欢堆砌
层层叠叠地簇拥在一起
像我们日子里的厚重部分

有时，它们很像野马群
四蹄撒开，鬃毛飘逸
把天空当草原来使唤

有时，它们会把刺眼的阳光
漫不经心地卷起来
藏在身后，不让我们看见

总之，在三伏天
看见这些白云的人
都是有福之人
都是同道中人

